

歷史空間

辛亥，終結帝制之年

賀越明



武漢辛亥革命博物館。網上圖片

今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爆發100周年。年初以來，新出了不少有關這一歷史事件的圖書，使得相關研究更為深入。但粗略披覽，可見其中論述「辛亥前」居多，而涉及「辛亥後」較少。這也不奇怪，對於這場革命何以發生的探究向來是關注重點，近年新材料的發掘和新視角的形成，引出了更多這方面的話題和見解。但如若要總結和提煉這場革命的意義和教訓，對「辛亥後」的深入觀察和解析也同樣重要。

100年前武昌城頭的槍聲，打落了溥儀頭上的那頂王冠，也打掉了延續260多年的滿清王朝統治。不過，這之後卻發生過兩次政體倒退的事件，一是袁世凱稱帝，一是張勳復辟，均如曇花一現，稍縱即逝。究其原因，這是不成熟的革命黨人發起的一場不成熟的革命，他們先天的軟弱性和局限性，注定不會從根本上觸碰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新創立的民國徒具形式，原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沒有絲毫改變，持續了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地主階級統治仍然根深蒂固，既然君主專制賴以生存的這一切依然存在，稱帝、復辟就具有一定的操作空間。

革命後共和取代帝制，出任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本是末代王朝手裡握有軍、財大權的內閣總理大臣，上任後野心膨脹，待機而動。他憑藉手中的武力，鎮壓革命黨人，廢除國會，修改《臨時約法》，形成大權獨攬之勢。這時，依據清室優待條件，溥儀繼續住宮內，不僅保持前清王朝體制，還時常坐上寶座接見前去「朝拜」的官僚。與「小朝廷」為鄰的袁世凱，一方面有楊度、孫毓筠、李燮和、胡漢民、劉師培、嚴復組成籌安會勸進，一方面獲美、日顧問「高昇一步」的鼓動，沉溺於恢復帝制之夢越來越深。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凱悍然宣佈廢除共和政體，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年號洪憲，自任皇帝，並接受百官朝賀。但是，此舉當即遭到各地通電聲討，有的直指這是「叛逆罪惡，已不容誅」。革命黨

首領孫中山發表討袁宣言，斥責其已經背叛了共和制，號召人民起來鬥爭。原雲南都督蔡鈞宣佈雲南獨立，發動「護國戰爭」。不僅一些擁護共和制度而曾將希望寄託在袁世凱身上的人反對他稱帝，就連改良派中原來的帝黨分子張謇、湯壽潛等擔心帝制可能引起革命，也改變立場轉而反對。袁世凱的親信段祺瑞、馮國璋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也不願出手相助，尤其當袁的部屬陳宦、湯壽潛也通電獨立時，更使他變成孤家寡人。從1915年10月到12月兩個月裡，日本政府聯合英、俄等國，屢次警告袁世凱不要改變政體，並暗中扶植其他反袁派系。雲南獨立後，日本又拒袁之特使於國門之外。在內外交困中，袁世凱於1916年6月6日病逝，稱帝僅81天，卻遺下萬世罵名。

繼袁世凱之後，張勳於1917年7月率3,000多騎子軍闖進北京，把末代皇帝溥儀吹打地重新抬上寶座，也演出了一場復辟醜劇。這一行動同樣得到帝國主義分子的支持。1912年秋，德國亨利親王來華訪問時當面向恭親王溥偉表示，他的皇兄陛下和其本人將竭力支持清朝復辟。1916年，日本一個政客也經常往來於徐州與上海，敦促張勳「起義」。可是，溥儀重登寶座還沒坐熱，孫中山就在上海與各方代表議決討袁，並準備成立新政府分庭抗禮。梁啟超也接連撰文抨擊張勳操辦的復辟醜劇。當時有報紙評論指出：「全國民情，莫不反對復辟。」雖稍嫌誇張，也多少反映真實情狀。在復辟派內部，「武聖」張勳與「文聖」康有為對方案意見不合，難以統一。結果，張勳只把溥儀重新供奉了12天，就被馮玉祥率兵趕走，躲進了外國使館。

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性質大體相同，都是封建勢力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的迴光返照。若說有何不同，前者是自己要登基當皇帝，也是代表軍閥和官僚集團；後者把已被推翻的皇帝重新送回皇宮，更多地代表以復辟清王朝為宗旨的遺老遺少。曾有學者比較這兩次事件的主角，稱一個是當權的帝制復辟派，一個是在野的帝制復辟派。的確，袁世凱從臨時大總統、總統到終身總統，而終於想當皇帝，夢想建立傳子傳孫、「萬世一統」的世襲統治，至於溥儀周圍那些前朝遺老、王公貴族，自然仇視一切共和制度，對清王朝戀戀不捨。他們殊途同歸，都企圖恢復封建統治秩序，實現權力傳承和財產世襲的目標。然而，時代列車開始駛上新軌道，不可能再走回頭路了。辛亥革命揭示了歷史發展的不可逆轉性，無論是當權的袁世凱龍袍加身，還是下台的溥儀重登皇位，除了很快一敗塗地，不會有另一個結果。

親歷那場歷史巨變的吳玉章在《辛亥革命》一書中說：「從前皇帝自稱為天子，如果有人說皇帝是強盜，可以打倒，別人一定把他看做瘋子。孫中山先生就曾經是一個被人看做瘋子的人。相反，在辛亥革命以後，如果有人想做皇帝或者擁護別人做皇帝，一定也被看做瘋子。」這段素樸的話語，極為深刻地闡述了辛亥革命的劃時代意義。身處「辛亥後」的袁世凱和張勳，不自量力，逆勢而動，成了留下歷史笑柄的「瘋子」。

辛亥，是中國歷史上終結帝制之年。此後，封建土壤並沒有徹底剷除，帝王思想和作風更未絕跡，但民眾對必須「三呼萬歲」的皇帝大都具備本能的反感和厭棄。時至今日，儘管在文藝作品尤其是影視劇中，不時還會出現所謂「好皇帝」的形象，但現實生活中不再有人願做「皇恩浩蕩」下的子民了。

古今談

吳羊璧

松花江上

有一首歌曲《松花江上》，在抗日戰爭時期幾乎沒有人不能唱。那是東北淪陷以後，流亡關內的東北同胞唱出來的肺腑之音。你不是東北人，你也會與東北同胞一起，從心深處唱：「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美麗的家鄉！」

東北淪陷是在1931年，較早被日本軍侵略，因此這首歌曲在全面抗戰之前就已流傳開，歌聲點燃了一個個中國人的愛國心。

全面抗日戰爭是在1937年7月7日展開，就是「七七事變」。那時候我還是個小學生，但是從那時候開始，我們全國老百姓就開始了漫長的苦難日子，小孩子也不例外。《松花江上》這首歌曲流行全國。小學生也能唱。心中也同樣有深沉的感受。

松花江在東北，距我們廣東很遠。但是日本軍閥早就有侵略中國的全盤準備，在佔領東北之後，1937年再發動七七事變，迅速南下，迅速佔領我們沿

海地區。(沿海地區都是先發展了的主要城市)中國人地無分南北，都深深體會到了亡國之痛。

1931年東北事變之後，許多東北同胞流亡關內，他們先深情地唱起了思念家鄉的歌曲，但是當關內的沿海大部地區被日本佔領之後，中國南北大地響起的就都是多樣的抗戰歌曲了。《松花江上》是十分為人熟知的歌曲，中國還有黃河、長江等大河流，黃河、長江也是中華大地的閃亮標誌，也都成為歌唱的主題。《黃河大合唱》等歌曲成為最有力鼓舞人心的名曲。「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每個人都借著動人的歌曲在咆哮。

東北淪陷之後，當時大批流亡關內的熱血青年，在唱着「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傷的時候」的時候，也投身到各地的各種抗日工作之中。記得那時我們學校有一位姓林的老師，每次上課都充滿激情。他是音樂教師，他教授每一首抗日歌曲，都令

人格外動心。他那激情的形象，至今在我心中活躍著。他使我們學生們一開口，唱出的抗戰歌曲都不自覺地注滿了激情。

記得他教過一首《渡長江》，又教了許多首黃河的歌曲。

松花江、長江、黃河，中國的各大河都成了抗戰歌曲的主題，也豐富了它們自身的形象。

《黃河大合唱》與《松花江上》同樣動聽與流行。黃河、長江是我們大地上的巨龍，永遠滔滔流動，充滿生命力。日軍的侵入使滔滔河水加上了深沉的悲憤。《黃河大合唱》中有悲傷，也有怒吼。每一次聽到大合唱，人們的心就經歷了又一次歷史的過程。黃河的歌曲，我心中還有一首《天下黃河十八彎》，也常在心頭哼起。「天下黃河十八彎，人生路上有艱難」，黃河啟發了人們永遠樂觀向前的精神。

說到《松花江上》等歌曲，我想起見過的由東北流亡關內的同胞。有一位張向天先生(他有《魯迅舊詩箋注》等著作)，就是輾轉來到了香港，在瑪利諾書院教中國文學。張先生給我的印象也是充滿激情。

生活點滴

梁惠娣

一葉芭蕉一葉秋

秋夜，獨坐軒窗前，閱讀，有多情的風越窗而入，撩動長髮，更撩動幾許秋的情思輕愁。窗外，一株芭蕉於颯颯的秋風中，挺然獨立。她搖曳的清姿，從古至今，曾如何撞進文人騷客的眼裡、心裡，繼而跌進了詩人詞客的詩詞裡。翻讀詩詞，總能看到她亭亭嫋嫋的身影，如何地站成一葉撩人的風景。

芭蕉，在《詩經》裡，曾客串了一把。據說，《將仲子》是三千年前一位女子寫的一首情詩，開始是寫在芭蕉葉上，用以表達對情郎的熾熱相思。可以想見，寬大的芭蕉葉，曾成了古代戀人傳情達意的媒介。據傳，唐朝詩僧懷素為了練習書法，就在寺院附近的一塊荒地上種植了一萬多株的芭蕉樹。芭蕉長大後，他摘下芭蕉，臨帖揮毫。後來乾脆帶了筆墨站在芭蕉樹前，對着鮮葉書寫，最後終於練就了天下第一的狂草。這就是有名的懷素芭蕉練字。難怪陸游有詩「芭蕉綠潤偏宜墨，戲就明窗學草書」，或許說的就是他。《紅樓夢》中「才自精明志自高」的賈探春，似乎也愛芭蕉，從她給自己取別號「蕉下客」可窺一二。我想起曾看過的一幅芭蕉水墨圖：一叢茂盛的芭蕉向四周伸展着碩大的葉子，芭蕉如蓋的綠蔭下，一個嫋靜的女子側身斜躺在一張草席上，手邊一本書已滑落到了地上，而女子一臉安然地睡着了。這幅水墨畫名為《樂》。想想，人在芭蕉下，書是看看可看的，心事，也是可想不可想的，而只需閉着眼睛享受那一份獨有的寧靜。這就是一種難得的樂啊！芭蕉體現的是一種清高風雅。古往今來的人們，在芭蕉蔭下，或把酒吟詩，或煮茶品茗，或下棋論古，或撫琴對唱，或閒讀詩書……這都是人生的雅事樂事。

秋夜讀芭蕉，在心裡氤氳起濃濃的秋意。白居易《夜雨》說：「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聲。」是對前程的迷茫和無奈；李煜《長相思》說：「秋風多，雨相和，簾外芭蕉三兩聲。夜長人奈何？」寫出了他對妻子娥皇的相思之苦；詞人李易安在《添字採桑子》中寫道：「窗前誰種芭蕉樹？陰滿中庭，陰滿中庭，葉葉心心，舒捲有餘情。」形象地表現了她對家鄉、對親人的思念；元人徐再思一曲《雙調·水仙子·夜雨》更是把芭蕉秋雨的意蘊演繹到了極致：「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此曲寫的是羈旅之愁苦，細膩真切地道出了作者因思鄉而斷腸的情懷……這些無不是愁愁。那淡淡的秋愁愁緒伴著細密的秋雨雨濕了芭蕉，也濕了夜讀人的心，讓人心事漫漫。

相比之下，我更喜歡讀那快樂的芭蕉句。「梅妻鶴子」的隱逸詩人林逋的《宿洞霄宮》尤為經典：「秋山不可盡，秋思亦無限……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聞。」字裡行間流瀉秋色無限，枕上聽芭蕉雨的情韻，多麼閒適而又詩意。楊萬里《芭蕉雨》：「芭蕉雨雨便欣然，終夜作聲清更妍。」蕉雨漸濕伴清夢，再愛用不過了。

我家院子裡的兩株芭蕉，長成合抱之姿，宛如親密的戀人相擁對望。有朋友說芭蕉是有妖氣的，不宜在家院中栽種，可我不聽，兀自讓它們佔着院中一隅，蓬勃長成一簇搖曳的綠雲。說到底，是無法割捨芭蕉樹下乘蔭閱讀、品茗閒談的愜意，以及在雨下的秋夜，聽一曲雨打芭蕉的天籟的詩意。

秋風敲窗，雨打芭蕉的夜，我看到，秋在一片寬大的芭蕉葉上，行走。禁不住膚淺地效仿古人吟一句：「一陣秋風一陣雨，一葉芭蕉一葉秋。」



芭蕉樹，站成一葉撩人的風景。網上圖片

豆棚閒話

王俊星

從《關雎》看淑女的標準

閒暇時翻看《詩經·周南·關雎》，詩中提到的「淑女」在今日看來，「淑女」給人的印象是容貌出眾、氣質高雅的女子，那麼，在那個古老的年代，「淑女」所具備的條件有哪些呢？

從詩中可以看出，「淑女」首先要容貌姣好。《關雎》中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句子，「窈窕」中的「窈」的意思是「美體為窈」，也就是外貌美好，君子眼中首先看到的是一個婀娜多姿的女子在河之洲採擷荇菜，並為女子的多姿的身材吸引了。不過，「一情人眼裡出西施」，君子眼中的「淑女」的美也各個不同吧！

其次，「淑女」的內心世界也是美的。《關雎》中的「窈窕淑女」的「窈」的意思是「美心為窈」，也就是心靈美。另外，「淑女」的「淑」也是「好」、「善」的意思，也就是「淑女」的心地善良，性格溫柔。而在我看來「淑」作「好」解釋的話，則很抽象，可以是氣質風範，也可以是女子的個人品質。當然女子的心靈美君子與之接

「淑女」還要有高雅的品味，可以與君子為友為伴。《關雎》中，當君子最終得到「淑女」的芳心，「琴瑟友之」、「鐘鼓樂之」。音樂，是一種高雅的藝術，君子用音樂表達愛心，想必那窈窕淑女一定也懂得，才能琴瑟和諧，兩情相悅。從文中可以看出，「淑女」是精通音律的，自然為好，這也許是君子要與之相伴的願望產生的一個根本所在。

「淑女」一定要和自然和諧。《關雎》中君子眼中的淑女是出現在一個美麗如畫的景色裡，清清的河水，綠綠的小洲，生長茂盛的荇菜，應和相鳴的雉鳴，一個窈窕的女子在採擷荇菜。美景，「淑女」是自然造就的一幅畫，不用粉飾，不用雕琢，自然成趣，相得益彰，就像「淑女」配君子一般的和諧美妙。

「淑女」在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解讀。楚王好細腰，唐明皇喜歡楊貴妃的豐腴——「淑女」的標準，隨著時代的變化，也在不停的變化着，但心靈美永遠是「淑女」必備的一個條件。

古典瞬間

恤老濟老

青絲

歷夏經秋，又是重陽近也。重陽又稱「敬老節」或「老人節」，是尊老敬老、愛老助老的一個特殊節日。《禮記》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也。」從先秦時期開始，恤老濟老就成為了執政者大力推行的一項禮治制度，給予家中的老人應有的照顧，以及收留孤苦無依的老人，供給衣食，被讚為是才德高尚的君子之道。

春秋時管仲為齊相，他曾制有規定：無子女又無生活能力的孤老，凡有親戚或朋友願意贍養，贍養者家庭若只有一個兒子，可以免徵兵役；贍養兩名老人的家庭，可以有兩個兒子免徵兵役。管仲的這項措施，實際上是把本該由國家承擔的恤老濟老的職責轉嫁給了民眾，利用一些百姓害怕服兵役的心理，轉而承擔起救濟孤老的重任。因而，恤老濟老在這一時期，更多的是民間的慈善行為，官府參與的力度很小。



重陽將至，尊老敬老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網上圖片

佛教進入中國以後，養老存孤被視為德業極大的善行，一些篤信佛教的帝王，把恤老的善舉作為一項德政施行。《南齊書》曰：「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南朝齊的時候，文惠太子蕭長懋和弟弟竟陵王蕭子良都篤信佛教，兩人遂創辦六疾館，專門收養孤苦無依的老人及病人。《南史》載：「二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詔置孤獨園以恤孤幼。」梁武帝蕭衍也是個虔誠的佛教徒，他即位後不久，就詔置孤獨園，作為收養孤老的地方。恤老濟老也由此開始官府化，成為了一項社會福利措施。

唐代老人的福利待遇最高，百歲以上的老人可以享受從三品官員的待遇，後來隨著戰亂的不斷發生，國力衰退，老人的福利標準也一降再降。但是，唐代恤老濟老的政策，一直沒有變。唐末武宗滅佛，拆毀了大量的寺廟，原屬於寺院的土地也全部被官府沒收，但考慮到之前收養老人、孤兒、貧病無醫者的慈善機構養病坊，都是由寺院經營的，這些寺院的僧人尼姑沒有田地，無以過活，養病坊也就無法維持下去，由此會導致大量孤苦無依的老人失去救助。所以唐武宗下令兩京的官員，酌情給予這些僧人尼姑部分寺田，讓他們能夠繼續主持養病坊。各地方的州縣，也根據當地養病坊的規模大小，退回寺田七頃或十頃，作為恤老濟老的經濟保障。

雖然自唐代以降，歷代的官府都設有專門收養孤老的養濟院，但很多孤老的命運還是很悲慘。其中原因，一來是孤老的收養，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也就是說，孤老不是想到養濟院

就可以去的，通常要等到新帝登基，或者皇帝改元，抑或朝廷有重大典禮之類的事，皇帝一高興，就會讓官員到下面查找年老或有病的百姓，送入養濟院享受福利。每次選送孤老的時間、人數，都沒有定準，完全聽憑於皇帝的旨意，下面的官員不得擅收孤老。因此，許多孤老根本等不到進養濟院的那一天，就早被餓死了。

即使進入了養濟院，孤老的衣食配給也是很低的。明人沈榜的《宛署雜記》載，明代養濟院的孤老配額，是每人每月三斗米，每年發給庫布一匹。在沒有副食和肉食添補的情況下，這個糧食配額也就僅僅是度命而已。而且，如此低的配額也不一定能夠拿到手，因為主管官員大都疏於管理，只是從養濟院的孤老中挑選出十數名會頭，由每個會頭管理百餘名老老。這些會頭任職的時間久了，就變得奸猾狡詐，手下有人死亡，他們也不上報，照額發下來的糧米都被他們侵吞，同時他們還剝扣其他人的糧米配額，甚至十不給一。有官員發現他們作奸犯科的罪行，稍加懲處，他們就倚老賣老，組織百十個老人，滿身便溺、鴉衣百結地到京城的主要街道，專門截攔過路的大官，哭訴自己的委屈無辜，訴說經辦官員的蠻橫霸道。由於他們滿身惡臭，大官們都唯恐避之不及，驅趕的兵卒又顧忌到他們的年紀，不敢動粗，所以奈何不得，由是又加劇了他們的張狂。

久而久之，經辦官員也不願意惹麻煩上身，也就因循度日，得過且過，由於缺乏嚴格的監管措施，結果許多真正需要救助的老人沒有得到救濟，凍餓而死，會頭卻有人因此致富，得到錢財，凍餓而死，會頭卻有人因此致富，得到錢財，凍餓而死，會頭卻有人因此致富，得到錢財。頭末末馮夢龍的話本小說《警世通言》裡有一句調侃語言：「有錢便是本司院，無錢便是養濟院。」把養濟院和妓院相提並論，也是極寫世情世態，帶有濃重的時代印記。